

馬丁·安得遜·尼克索

小母親狄蒂

平明出版社



小母親狄蒂

馬丁·安得遜·尼克索著

成時譯

近代文學譯叢

近代文學譯叢

書號 273

小母親狄蒂

定價一元〇五分

著者 [丹麥] 馬丁·安得遜·尼克索

譯者 成時

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印刷者 華文印刷局

(上海濟寧路143弄4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 787×1092 1/29

印張: 11 11/29

字數: 208,000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1 — 10000

原書名 Ditte: Girl Alive
原 著 者 (丹麥) Martin Anderson Nexø
原出版者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0
(英譯本中一些疑難晦澀之處，則參照蘇聯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尼克索十卷集第三卷譯出，並作個別增訂。)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丹麥偉大無產階級作家馬丁·安得遜·尼克索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後寫成的鉅著。書中的主角狄蒂是一個生下來就被父母遺棄的私生女孩，她幼年依外祖父母為生，後來為繼父收容，長大以後，在農莊上幫傭，最後流為城市貧民，二十五歲便死於肺病。作者以樸素凝鍊含蓄的文筆、極其深摯的愛塑造了一個二十世紀革命高潮以前勞動婦女的感人的光輝形象。狄蒂受盡了一切的磨難、痛苦和屈辱，却依然保持着她那顆善良的心，她正直、堅強，對和她命運相似的人有着無限深廣的愛。她在同情一個懦弱的農夫的兒子，因而失身被趕出農莊，想自殺的時候，心裏却在想着另一個被虐待致死的女人以及她肚裏的孩子。她對剝削者壓迫着懷着刻骨的仇恨，在他們面前昂然不屈。此外作者也刻劃了一些性格鮮明的典型人物：有受盡欺凌的誠實的漁夫拉爾斯比得、不擇手段想發財的二流子約翰斯、代長貪婪殘暴的剝削者的酒店掌櫃「吃人鬼」。作者以強烈而分明的愛憎描寫了這些典型人物，深刻的反映了陰冷殘酷的資本主義社會，預告全世界革命風暴的到來。本卷係全書的第一二兩部。寫的是狄蒂的童年的身世。

馬丁·安得遜·尼克索^①

維·普·涅烏斯特洛益夫

無產階級作家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六日，馬丁·安得遜·尼克索^②的七十誕辰那一天，丹麥的共產黨員作家漢斯·基爾克在馬丁·安得遜·尼克索在丹麥文學上的地位這篇論文裏，把尼克索作為最與丹麥人民血肉相連，始終不渝地爲了他們的利益而鬭爭的一個卓越的民族作家提出來是正確的。

一個經歷了生活的艱苦鍛鍊，嘗試過許多職業的無產者，「第一代的知識分子」（用高爾基的話來說），盡了最大的努力，給自己打開一條道路，走向進步的自學的革命文學家，社

① 本文是一九四九年作者在莫斯科金蘇聯外國文學國家圖書館所作的公開演講，後由真理報社印成小冊於同年出版。——中譯者。

② 這位丹麥的偉大無產階級作家已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病逝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德累斯登，享年八十五歲。——中譯者。

會主義理想的戰士——尼克索的面貌對我們是如此地親切。他當過小學教師，後來成爲一個職業的作家，同時是革命思想的傳播者，工人小組和農民中間的鼓動家——尼克索在過去和現在，隨處都是一個熱烈的戰士。

這個獨特的無產階級作家尼克索的道路是非常複雜的。尼克索大膽而堅決地和資本主義的現實決裂，同時使自己成爲一個藝術家又是一個政論家兼社會活動家，一個爭取無產階級切身利益의戰士。他的成熟的政論和文藝作品貫徹着這樣一個指導原則：徹底批評資本主義制度，揭露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走狗，表現無產階級的革命鬭爭。

尼克索的政治活動，曾經而且繼續在給予他的敵人不少苦惱。對於這個革命作家，積極的反法西斯主義者，社會民主黨右派領袖們的敵人，在現時又是戰爭販子的揭露者，資產階級和假社會主義者一直在加以迫害。關於丹麥右派社會主義者政治上的無恥以及愈演愈烈的背叛行爲，尼克索不止一次地警告過勞動人民。丹麥的右派社會黨人在三十年代就表示出是「英法帝國主義的公開幫兇」。我們的無產階級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準備時期給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態度的毀滅性的估價就是由此而來的。

現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尼克索不管「社會黨人」的刊物對於他這個八十高齡的作家的瘋狂迫害，繼續大膽而堅持地對戰爭販子作鬭爭，堅定不移地站在保衛自己人民的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的立場上。無產階級共產黨員作家的真正愛國的積極立場，在目前是特別重要而有影響的，因爲在今天的丹麥，政黨和政府的「社會主義」領袖們，爲了討好美國

帝國主義者正在肆無忌憚地出賣人民和國家的利益。

尼克索常常直接向人民說話。在迫近眉睫的事變前面，他和以往一樣，號召丹麥人民「老老小小一齊起來爲保持自己的獨立而鬭爭」，「要懂得生活就是鬭爭」。政治鬭爭中的崇高的原則性和對於人民之敵的不妥協性，不僅是社會活動家和政論家尼克索的特質，也是藝術家尼克索的特質。在鮮明的蓬霍爾姆島^①小說集裏，在不朽的長篇裏，特別在關於赤色分子毛爾金的幾部小說裏，在關於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文藝隨筆裏，在熱情的給國人的書信裏，也是這樣。

對這個革命的無產階級作家的最高評價是丹麥共產黨對他的卓越勞績的肯定，黨在一九三九年指出：尼克索的一生及其活動，「和勞動人民爭取更好的生活、自由、和平和人類幸福的鬭爭是不可分割地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由於這一切，偉大的丹麥民族作家馬丁·安得遜·尼克索是值得全世界普通勞動人民的感激的。

尼克索與蘇聯

尼克索在訪問蘇聯期間，規定了自己的任務：「工作，觀察，學習。」實際上，尼克索以長期親密的友誼和俄國的革命無產階級聯結在一起，對於蘇聯從來不是一個消極的漠不關心

① 波羅的海裏的一個小島，屬丹麥，是尼克索出身的地方。

的觀察家。一九〇五年暴風雨一般的革命事變，在那時候對於戰勝者貝萊的作者是極大影響的，在這次事變以後，尼克索訪問了俄國，竭力想深入瞭解俄國革命現實中的事件。那時他已經看出反動警察的鎮壓與橫行只是證明了俄國沙皇制度政治上的軟弱性。

過了許多年以後，年青的蘇維埃俄羅斯擊潰了外國的干涉軍和白衛軍，醫好了由戰爭和破壞所帶來的創傷，尼克索在一九二二年訪問了蘇聯，他是最初來的外國作家之一，以後在迎接年青的日子（一九二三）這本書裏，把成爲全世界無產階級祖國的列寧的國家所進行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大規模的建設，正確而忠實地告訴他的千百萬讀者。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實踐，蘇聯國內社會主義的勝利建設，以及俄國進步的古典文學，特別是以高爾基爲首的蘇維埃文學的思想性，給予尼克索以鉅大影響是無可懷疑的。尼克索對於俄國蘇維埃文化與文學的思想與意義的認識，是和蘇維埃聯邦的存在這一事實的共同感覺以及蘇聯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恰恰是在蘇聯初次實現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理想，建設了有如尼克索所說的「新世界，沒有階級，沒有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人類世界」，這是可以理解的。

尼克索在兩個世界這本書裏，驕傲地談論全世界勞動者的社會主義祖國，他寫道：「……他們屏息靜聽列寧的聲音，世界上任何時候所能聽到的最清晰的聲音。」他看出列寧、斯大林成功的原因在於他們是「直接來自俄羅斯的心臟」，是「從世界無產階級中生長出來，作爲它的最優秀的力量的活的化身」，是由於他們得到全體人民的支持。尼克索說，人民

性是世界最富於思想性，最進步的文學，蘇維埃文學的特徵。據他看來，象徵着新世界的高爾基，用他的話來說，是知道，並且「親身體驗過在舊社會裏生活是怎樣的」。因此在尼克索身上產生了而且發展了和高爾基思想上的接近之點。但是高爾基和尼克索，儘管他們的生平和文藝創作上有若干類似之處，却又有着深深的區別。

批評界在把尼克索叫做「丹麥的高爾基」的時候，注意到這位丹麥的無產階級作家重複了高爾基作品的題材和思想，主要敘述他童年和青年的艱苦歲月。但是僅僅根據這一點來比較兩個無產階級作家是完全不夠的。高爾基給予尼克索思想上和文學美學上的影響還要長遠複雜得多。

顯然，問題不僅在於他們作品的題材。他們之間，每人在本國現實的社會環境之中不僅發現了「呼喚復仇的意識」的事實，而且也指出了自己國內革命鬭爭的形成與發展的現實條件。

但是必須指出，尼克索的世界觀，他的運用現實主義方法的可能性，比起高爾基來，特別在丹麥作家的社會文學活動的第一階段，在許多方面是受着限制的。高爾基的創作道路，在那時已經為俄國的革命事變和布爾什維克黨給予他的生氣蓬勃的影響所規定了。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暴動所產生的那些作品裏，高爾基已經奠定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礎。尼克索和高爾基的區別，就在於他沒有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給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奠基者的那種思想上的直接幫助。

在母親這本小說裏，高爾基不僅指出了俄國革命運動的羣衆性，也反映了工人階級政治覺悟的成長。所以這本小說裏沒有改良主義的思想。借了自覺的和徹底的革命者伯惠爾·維拉索夫的口，高爾基堅決地譴責了孤軍奮鬥的羅平，因為他最初把「莫大的憤慨的感情和混亂的思想」帶進了農村。而高爾基的真正英雄、勞動人民的力量是顯露在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和革命的建設性的作用上。

在指出母親這本小說的「徹底的現實主義」的時候，列寧幫助作者發展了他的獨特的創作方法並根絕了相反的影響，號召他以後繼續創作類似母親的作品。列寧在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給高爾基的信裏寫道：「你以你的藝術家的天才帶給了俄國工人運動——而且不單單是俄國——那樣巨大的貢獻，而你心裏却老存着由於國外鬭爭的枝節事件而引起的不快情緒，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容許的。」

在屬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尼克索的早期作品裏面（如短篇集陰影和田鼠窠的初版等等，以及用生命作代價，母親，法郎克一家，灰塵等自然主義的中篇）還彷彿是事實的堆積和系統化而已。尼克索用來作為用生命作代價的題詞的托爾斯泰那句話「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對於這位丹麥作家這一時期的創作是全部適用的。在唐戈爾特的人們這個劇本裏，社會問題還時常給自然主義的陰暗的圖景所壓倒。在中篇小說法郎克一家裏，一個酗酒의裁縫的生活是用自然主義的細節來表現的。但是作者在他的早期的短篇所反映的現實裏面，已經看出了階級覺悟的閃光和工人對於富人的正

義的憤怒。

這位丹麥無產階級作家的獨特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他不是輕易地一下就能面對資產階級文學保持自己的獨立的。尼克索自己承認，在這些年頭裏，「他關於生活和羣衆的認識比之關於文學認識要多一些，他必須摸索出一套自己所獨有的形式來」。

尼克索對於資產階級批判現實主義方法的不滿，在高爾基的影響之下更加強烈了。尼克索不僅在對資本主義現實的某些個別方面，雖然是本質方面的批評裏，也在對帝國主義時期的階級矛盾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露骨的表現裏，對新的正在形成的革命鬥爭和工人階級中的社會關係的肯定裏看出了無產階級文學的目的。當然，新的創作方法的形成，在尼克索是相當緩慢的，而且比之高爾基要遲一些。列寧用他的給作者的書信，和那些輝煌的論文——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對托爾斯泰和其他許多作家的評論——教導高爾基爲進步的富於思想性的文學而堅決奮鬥，確定了「必須對政治上的墮落，叛變行爲，灰心喪氣作系統的鬥爭……」在他的一本後期的作品——赤色分子毛爾金的第一卷——裏面，尼克索寫下了有關一九〇五年的高爾基的關於無產階級美學的詳盡的見解。

尼克索在他的文藝活動的後期，規定無產階級美學的特質時，已經指出：「真正的藝術家，必然注視着將來，而不是注視着過去。對於我個人，文學不是一種自在自足的價值。對於我，只有套在人類前進的車輪上的時候，它纔具有意義，成爲一切。」自然，在無產階級作家

的觀念之中，人類進步的思想是和爲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堅決鬭爭聯結在一起的。這就是尼克索爲什麼在七十誕辰到達蘇聯的時候說：「我看見自己到了一個屬於將來的國家，我很高興。這是唯一的走上正確的道路的國家。」

還在一九三一年，對革命文學國際局提出的問題：一旦帝國主義者對蘇聯發動戰爭，作家將採取怎樣立場，尼克索回答了兩點。第一，他指出了西方工人階級一天天左傾的無數事實，結果「戰爭可能很容易轉變爲革命」；第二，他說到他對戰爭採取的立場。「如果帝國主義愚蠢到如此地步，居然發動戰爭，」尼克索寫道，「我將用一切方法來努力把戰爭轉變爲革命。」以後的歷史事件證實了蘇聯的真正朋友的判斷正確。蘇維埃軍隊粉碎了芬蘭白衛軍和德日帝國主義的軍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帝國主義陣營削弱了，人民民主國家滿懷信心地沿着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前進，全世界勞動人民熱烈支持蘇聯爭取持久和平，反對英美戰爭販子的鬭爭。

尼克索積極地向資產階級和假民主主義者，針對蘇聯的惡意誹謗作鬭爭，暴露了「腐朽的西方」的帝國主義的反動。正如全世界其他許多前進的進步文化活動家一樣，由於意識到在我們的世紀中，用日丹諾夫同志的話來說，當「社會主義這一問題已經提到許多歐洲國家的日程上來」的時候，蘇聯是和平的可靠支柱和勞動人民的希望，他獲得了力量和信心。一九三九年，爲了斯大林同志六十誕辰，尼克索寫道：「……信仰新的生活的人數增長了。這是不可否認的新事物。在這個新事物中間，高聳着斯大林同志的形象，豐富地具備着

勞動人民的一切優秀品質——不過更加雄偉罷了……

「時間是屬於斯大林的。全世界億萬人民懷着深深的感激想着他。」^①

由於蘇維埃軍隊擊潰了法西斯德國，由於蘇聯所執行的一貫的和平政策，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間的威望和力量大大增長了。新的人民民主的原則體現在生活中的過程，尼克索在東歐國家的例子中正確地看到了。八十高齡的作家在不久以前完成了東歐的旅行。世界人民越來越認識了誰是他們的敵人和誰是他們的真正朋友。大小國家人民的這樣的真正朋友首先要推蘇聯，這一點這個丹麥的無產階級作家，在戰時已經在用來支持和鼓勵丹麥的抗戰戰士的「給國人的書信」裏面寫到了。

「在西歐，同樣的在我們丹麥，尼克索在一封信裏寫道，『是有一切理由以友誼和感謝來對待蘇聯的。在文化關係上，全世界都受過俄羅斯和新俄羅斯之賜。在哪一件事情上人類不要感謝紅軍呢！蘇聯的新事物是地球上一切人的嚮導，在繁榮勝利之中，它是強有力的。』尼克索支持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鬭爭是徹底的，堅毅的。這位作家在放手！那本熱烈的書裏，和老奸巨猾的資產階級出版家進行鬭爭，因為他們想要組織下一次反對全世界勞動人民祖國的進軍。前進隊伍中的戰士，積極的反法西斯者尼克索把自己完全獻給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戰爭，大膽揭露了受歐洲反動分子指示組織武裝暴動來反對蘇聯的芬蘭軍閥。今天愛國志士尼克索仍舊站在爭取祖國的獨立，爭取進步，爭取和平事業和真

正民主的先進戰士的行列之中。

在這個關爭中，政治家、政論家和藝術家在尼克索身上驚人地統一了起來。和蘇聯的現實以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緊密聯系給了尼克索很多幫助。關於這一點，丹麥的共產黨報紙祖國與人民曾經寫過：「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尼克索也參加的蘇維埃作家大會上，高爾基指出了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幫助下的文學發展的基本原則。強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也給尼克索指出了道路。」這報紙又表示了它的信念：「尼克索的新的創作勝利的保證，是這位作家——「第一個爭取自由的丹麥戰士」——的生活和活動。」

無產階級作家的童年、青年和『大學』

讀者帶着激動的心情，同時也帶着特殊的要求去接近馬丁·安得遜·尼克索的四卷『回憶錄』（童年，在露天底下，在陌生人中間，和道路的終點）。讀者自然而然地希望在尼克索在三十年代完成的自傳小說裏，看到這個未來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的觀點和性格的形成過程的藝術的反映。可是尼克索的『回憶錄』不僅是作家的自傳，同時也是丹麥工人階級的生活經驗和政治關爭的典型的概括。

尼克索在當時的情況下把自己的任務看得很廣闊。他寫道：「在現代社會裏，不管什麼

○ 丹麥的第一個自由戰士，登載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九日祖國與人民。

人都應該把毫無假借的真實說出來。如果不是一個喝盡了苦杯的人來做，那麼該誰來做這件事呢？」在敘述八歲以前的童年時代的第一部裏，已經把讀者引進了人類關係非常複雜的深處，使讀者認識了作者的赤裸裸的現實主義。小馬丁的歷史正是無產階級孩子的生活的典型的概括。在這種情況下，小孩子的勞苦的活動很早就開始了。開頭是幫助母親做家裏的工作。以後跟父親一道去賺錢，逐漸的被拉進了雇工的羈絆之中。一個牧童的命運，「在露天」底下的工作，也不是輕鬆的。在鞋匠那裏當學徒，「在陌生人中間」度過的幼年，照作者的自述，也是一段「艱苦的時光」。尼克索寫道：「幸而艱苦的時期沒有拉得這麼長，使我完全變成麻木。」

馬丁很早就認識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的不公道。在哥本哈根這個「飢餓的城市」裏和在外省，特別在後來給馬丁·安得遜用來作為筆名的那個蓬霍爾姆島上的尼克索城裏，到處都一樣。

由生活上的原始的瑣事和外表的觀察，後來導向更複雜的綜合。這位作家後來指出：「生活以它的全部內在聯系展開在我的面前……大地也對我揭露了它的內部秘密。」學校給予這一個求知慾旺盛的孩子的東西很少。學校的功課就是拿數不完的聖詩來教人死記。而恰恰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形成了馬丁對偽善的宗教道德的反抗。

馬丁看到了宗教怎樣在摧毀人們。後來作家確鑿地指出了這點，特別在年輕健康的拉爾斯·丹姆這個例子裏。尼克索寫道：「我內心裏激起了頑強的抗議：我對教會傳道會，主」

日學校以及一切和它們有關的東西宣戰。」後來尼克索又認識了這一點，他的「事業超越了他的時代」，因為他不盲目地相信「所有權力都是從神那裏來的」，而且特別敏銳地看破了生活中的不平等。

尼克索把他的祖父母和父母的形象清晰而傳神地畫了出來。這裏是矮小，滿面皺紋，是非常活躍的祖母。「我愛她的黑手，」尼克索寫道，「她和我談話的時候，用它們羞澀而溫存地撫摸我，而且常常塞給我一小塊冰糖，有時塞給我一個小錢。」仔細別給爺爺瞧見，「她叮囑我。」

馬丁很早就懂得階級不平等的意義。有的人是勞動人民，沒有土地的農民和無產階級，他的父母，「正直而好心的人」，也屬於這一種人，但是常常抱着根深蒂固的小私有者的道德觀念。另一些人是富有的地主，企業家，在他們看來，勞動人民是「下等人」。

用高爾基的話來說，青年的馬丁是一個「渴望地向文化伸着手」向上的新人。在「道路的終點」這個中篇裏尼克索寫到這一個時期：「我的後面是一片空虛，我的前面，富有內容的智力勞動的生活招引着我。我在它們兩者之間的空間，無人的國土上徬徨着……我要學習，要努力精通各種知識……」可是「大學」並不如尼克索所希望的那樣。高等學校裏資產階級的學者在跟真正的科學作鬭爭，同時宣傳順從「最高原則」——私有權——的思想，他們想使人相信，生活的意義在於把希望寄託在天國……「正是在這兒，在阿斯柯夫的學校裏，」尼克索寫道，「民族統一的莊嚴的思想在理論上為人們所特別喜愛，在講課裏為人們

所特別推崇。但是這個統一實際上是有它的局限的。」這一點，馬丁還在學校裏的時候就發現了，而且深信不疑。因為人家經常向這個自學者，這個城市裏的工人指出他和有產者的子弟的不同之處，在有產者子弟的眼裏，他是一個「無產者」，一個「沒有出息的人」等等。

但並不是每個教授都是「跪在聖經前面的」。尼克索回想起自由思想者保爾·拉庫爾和霍爾格爾·別格特盧普的演講，很感到高興。他們生活在學校的窒息的空氣裏也大非容易。對於這個青年人的世界觀的形成，科學社會主義的研究起着大的作用。在他的意識裏，爭取社會主義的鬭爭和爭取進步的鬭爭是經常聯系着的，在某些場合也和對學校的鬭爭聯系在一起，因為學校已經「變成了進步道路上的障礙」。

後來尼克索在有名的童話作家安徒生的家鄉奧登塞城裏擔任小學教師之後，認真地考慮了教育和訓練的問題。決不能拿「丹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土」那種欺人的思想來繼續灌輸給孩子們了，因為「這兒有一座地主的田莊，就有幾百所破敗的茅屋……」但是單認識這點還是不夠的，——必須行動起來。於是這個初出茅廬的教師就開始了保護勞動人民權利的實際鬭爭。他和人民大眾的聯系開頭在本國，後來在旅行時期，在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國，使他有可能覺得自己腳踏實地。「我從來沒有看出一個文藝作家和別人之間實質上有多少差別，」尼克索寫道，「怎樣做人，這一個問題常常使我更關心得多，我覺得，這是第一個階段，而且是一個重要的階段。」

「文藝作家是人類的精神的眼睛」——尼克索照高爾基的看法來解釋這一個公式說：